

自我革命：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在生命延续发展的必由选择

——许全兴教授《马克思主义哲学自我革命》述评

方同义

(宁波大学 法学院, 浙江 宁波 315211)

中图分类号: B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124(2011)04-0131-02

《马克思主义哲学自我革命》是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主任许全兴教授历时五年的呕心之作,现在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这不仅在于许教授对这个问题长期潜心思考,筚路蓝缕,上下求索,从而形成一实实在在的,而且在理论上突破传统教科书的界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危机——革命”的视角加以重新审视,在学术上作出多方面突破性的探索。这对于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的发展,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发展,都很有意义。

无疑,这是一项站在理论前沿值得充分肯定的学术成果,其学术建树主要有:

其一,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发展、有失败、有危机,需要自我革命。能够直言不讳地提出这样的问题,不仅需要胆识和勇气,也是建立在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刻理解和其社会作用的准确判断基础上的。作者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二次高潮二次低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往往是“胜利中潜伏着危机”(参见许著第7页)。如1938年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既构建了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又包含着严重缺陷——“存在着割裂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不讲实践论;只讲对立面的斗争,不承认对立面的统一;否认社会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仍有矛盾;不讲人、自由、民主、

人道等等”(第8页)。这种缺陷导致了苏联社会内部的严重危机。同样,“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在中国的胜利同时也潜藏着危机”(第9页)。由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在反思中“进行真正的自我革命”。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必须进行自我革命”这个重大问题,这本身就是具有创新意义的贡献。

其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自我革命的前提和内涵作了深入论证。作者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自我革命的紧迫性,“再不进行自我革命,就会因僵化而为人民所抛弃”(第31页)。按作者之见,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承延续的生命就在于其能够在不断反思中实现自我革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实践哲学,必须接受最广大人民实践的检验,为群众所喜闻乐见,从而发生改造世界的良好作用。如果由于不思革新,固化僵化,必然走到丧失内在生命力、为人民抛弃的结局。可见作者具有清醒的头脑和开放的思维,以及对邓小平十一届三中全会讲话的深刻领悟,否则这样振聋发聩的话是说不出来的。作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我革命,并非建立新的体系,而主要在于内容的拓展和丰富;同时,要实现哲学革命,关键是哲学家的自我革命,特别是哲学家要有独立自主人格,自由的思考与创造。

其三,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我革命和中国化”问题,其中多有创见。如作者认为,

收稿日期:2010-12-30

作者简介:方同义(1952-),男,浙江诸暨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哲学。E-mail:fangtongyi-001@163.com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要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更要与中国历史文化实际相结合,并作了充分有力的论证;又如,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相互关系的考察分析,对中国哲学基本精神的概括,对中国哲学认识主体修养论的吸取,关于警惕中国传统文化消极因素的影响,多有自己独特的认识,表明作者对中国哲学的独特理解。

其四,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自我革命和现代化作了有价值的探讨。作者根据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对象不能局限于“世界是什么,我们怎么认识世界”上,更要将“世界应是什么,怎么改造世界,从而获得人的自由”纳入研究的范围。从这一论断出发,作者系统讨论了关于实践理论的若干问题,创新问题,情感和意志的问题,自由的问题,并作了多方面的阐发。作者提出“哲学是爱智之学,也是自由之学”(第198页),真正抓住了哲学的本质。

另外,作者的一些观点和提法很有启示价值。如“把某一种体系和形态定于一尊是不妥的”,“哲学家要有独立的思考,切不要盲目信从政治家们的判断”等,说明作者对马克思主义演进发展过程所遭遇的曲折,以及哲学作为一种学术与政治关系的深入思考,这对于哲学学科建设有重要意义。可惜作者对这些命题未能展开进一步分析。

当然,该书作为一项国家级优秀社科成果,

尚有一些问题需要继续深入探讨。首先,“自我革命”一词含义不清,作者未能清晰解说,自我革命主体是谁?是哲学家吗?他们能担当并可以担当吗?这都是悬而未决的问题。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危机的社会原因,作者列举“个人崇拜”、“封建意识”、“专制主义”,等等几项。实际上,如作者所言哲学是自由之学,而将哲学官方化,定于一尊,用政治裁判学术,这就是对自由精神的窒息,这是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危机的最主要原因。马克思本人的哲学,本来就是一种民间的哲学。在今天,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只有走向社会、走入民间,才能重新焕发活力,拥有不竭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走向民间,走向大众,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开放地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是同样重要的,只有这样,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开拓广阔的空间。再次,对毛泽东哲学成就应充分肯定,作者着墨不少,这是必要的;但毛泽东晚年又为什么犯错误?其哲学方面又有何问题?正确转向错误的原因何在?作者没有给予足够的说明。又次,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化现代化的范围和内容为何?是不是仅有实践、创新、情感、意志、自由等项?仍需要斟酌和探讨。

尽管如此,我们认为,该书在理论上取得的成就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作的推进是勿容置疑的。

(责任编辑 王 抒)